我的追憶專欄(56)國家博士和有事，夫子服其勞

李家同

 話說很多年前，我國的博士學位都不能由大學發給的，都是國家博士。我第一位博士學生張真誠就是國家博士，博士學位的口試要在教育部舉行。可是教育部沒有投影機，於是我們和一位在凌群電腦公司工作的學生商量，他允諾我們可以去借他的投影機。我和張真誠清晨坐公路局客運到台北，先去凌群拿投影機。張真誠要管他的投影片，所以捧投影機的工作是交給了我。我們到了教育部，先在會議室架設投影機，口試時，我這位指導教授是不能在場的，只好在外頭枯坐。口試結束，張真誠順利得到了國家博士的頭銜，我又要替他捧著投影機到凌群公司。這真是”有事，夫子服其勞也”。

 這麼多年過去，張真誠已經是相當不錯的學者，成天在海外講學。我已垂垂老矣，但是閒來無事，也常常追憶我和門生的點點滴滴。我的門生現在年紀也都不小了，個個都道貌岸然，可是對我來說，他們永遠是小孩子，因為在我的記憶中，我所記得的是他們用各種方法來逃避我。張真誠也不例外，他曾經是中正大學的代校長，我看到他對中正大學的學生訓勉的影片，差一點笑出來。這種回憶，一樂也。

 我常常想，幸好政府廢止了國家博士這個制度，否則我不是要累死了，常常要跑台北，而且還要捧投影機。

 張真誠是我的學生中唯一的國家博士，以後博士學位都由大學授予了。他運氣很好，有這麼一個頭銜，可是他從來不用這個頭銜。我一直好奇張真誠的博士學位證書是怎麼寫的，簽名的人是誰，有沒有提到他是交大畢業的，交大的校長和教務長有沒有蓋上簽名章，教育部長的名字有沒有在學位證書上。

 現在任何口試已經都不再用投影機，我寫這篇文章恐怕有些問題，因為有人可能一輩子沒有看過我說的投影機。現在我把投影機的照片放在下面，讓大家開開眼界。

